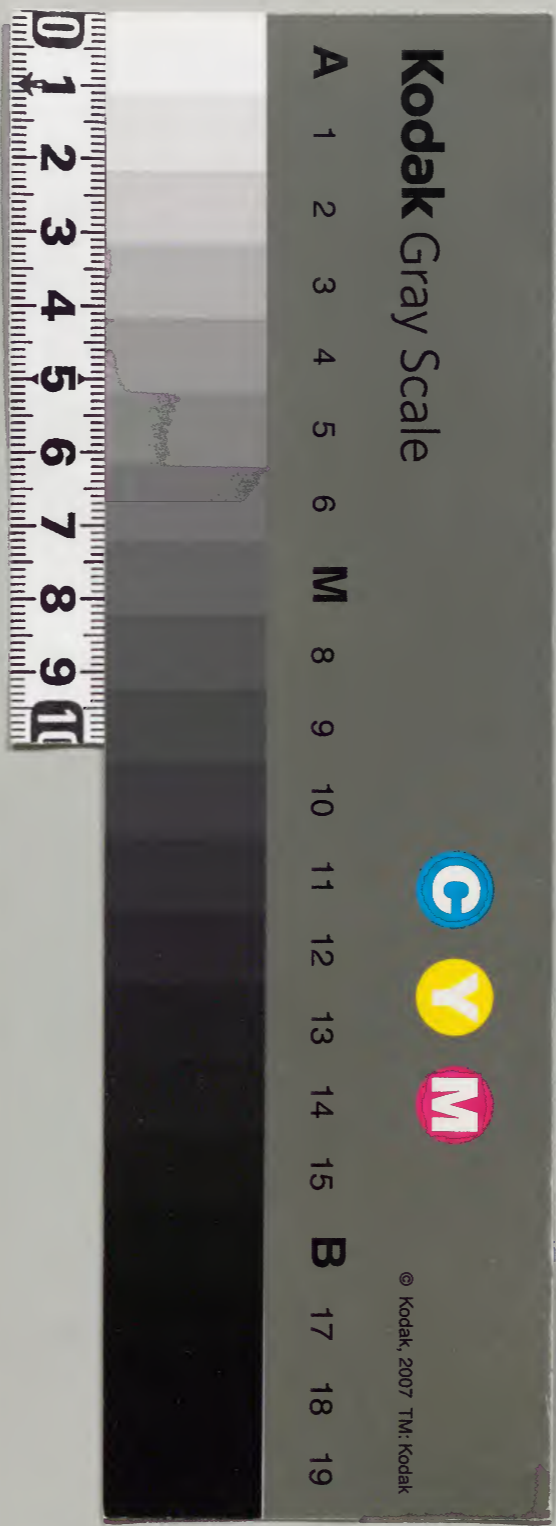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01
冊數	4 (1)	
函號	298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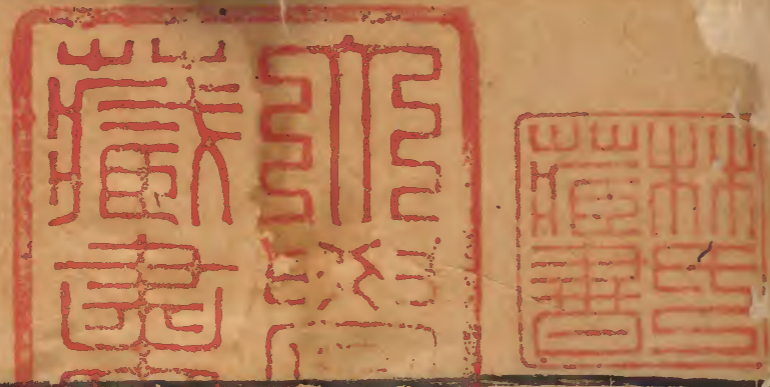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鹽鐵論序

淺草藏

卷之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
為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間
也此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
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云者而不
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之謂矣
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蓋多其



鹽鐵論序

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
適用耳。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
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徇逢迎，多
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
展其志。何者？大抵以干祿為累，得失動
心，雖欲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為士乎？夫士
貴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
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
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蓋君子求諸已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
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
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

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然萬世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酒權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韋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賴桓氏采錄。為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不以俗學自困。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身。又何疑懼之

有如其不遇則從吾所好簞瓢陋巷帶
索鼓琴以詠先王之風不然或撰造一
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
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
也蓋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
修身見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
其身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
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
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
先奏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
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
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學賢良茂
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魯萬生者皆
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

深考其說立意較然不詭於道其為孔
孟之徒也必矣。往余嘗師事涇野呂公
西玄馬公學儒者言勗余以立志養氣
之說。自孔孟求之毋曲學以阿世及指
稱漢代作者此書為最。其言治理並可
施設。儒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
既逝雅訓猶存不敢廢墜謹為註釋。因

莘 夫 說 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司
此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之
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象序

鹽鐵論目錄

第一卷

本議一

力耕二

通有三

第二卷

錯幣四

禁耕五

復古六

非鞅七

第三卷

晁錯八

刺權九

鹽鐵論目錄

鹽鐵論目錄

刺復十

論儒十一

憂邊十二

第四卷

園池十三

輕重十四

未通十五

地廣十六

貧富十七

第五卷

毀學十八

褒賢十九

相刺二十

第六卷

殊路二十一

頌賢二十二

遵道二十三

論誹二十四

孝養二十五

第七卷

刺議二十六

利議二十七

國疾二十八

散不足二十九

救匱三十

鹽鐵鍼石三十一

除狹三十二

第八卷

皇朝詩經

疾貪二十三

後刑三十四

授時三十五

水旱三十六

崇禮三十七

備胡三十八

第九卷

執務三十九

能言四十

鹽鐵取下四十一

擊之四十二

結和四十三

誅秦四十四

伐功四十五

西域四十六

世務四十七

第十卷

和親四十八

懸役四十九

險固五十

論勇五十一

第十一卷

論功五十二

論鄒五十三

論蓄五十四

刑德五十五

第十二卷

申韓五十六

周秦五十七

皇朝詩經

三

詔聖五十八
大論五十九
雜論六十

鹽鐵論目錄終

鹽鐵論卷之一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
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

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始元六年。昭帝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古防字淫佚音之

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音無示以

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

鹽鐵酒榷音較均輸與民爭利。食貨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

咸陽言山海大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左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

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武帝紀曰。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是時桑弘羊為大司農。蓋其所建也。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得復酤也。牛昭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摠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史記平準書曰。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往縣。置均輸。令遠戶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

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

皆取足大農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音扶文繁則質衰

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音郤善也

誠也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

酒榷音較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音朔頻也為暴於邊

鄙音也匈奴傳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音晉

灼云匈奴傳又曰元朔二年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

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

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音賽飭烽燧

屯戍音祭以備之先帝漢武帝也漢大行王恢曰今匈奴縱意日久矣

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

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障保障也謂

塞上要險處築城以為蔽障也塞邊塞也

烽候表也塞上亭守烽火者文頴曰邊

塞候表也

文頴曰邊

方避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臯頭甍。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即燃之。望其煙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戍守邊也。從人持戈為意。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

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

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

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而守之也。饑

寒於邊。將何以澹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

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

廣德行。以懷之。

喪。士不言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

恃鷄豚之息。伐木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

之君。不通貨財。冢脚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是以近者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親附而遠者說。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

不師。善師者不陳。

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班固曰。齊

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

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條。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及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旋。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音烏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

音牽。謚法云。賊人多殺。其凶暴。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

朔方都尉甚悖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

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澹。

古澹字。蔡邕獨斷曰。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

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元。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

被披音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

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

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

觀兵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

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

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兵略訓曰湯之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

而亡者窮武也故千里之國行文孔子曰遠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

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音絮而備

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

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

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

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

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

使民不倦食貨志曰自神農之世斷木為

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

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

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故工不出則農用乖

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

絕則財用匱呂氏春秋曰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釋名曰躁燥也如物燥則飛揚賈逵曰躁擾也

淮南齊俗訓曰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傲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坊古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

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音南梓竹箭。燕

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

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貨殖傳曰。夫山西饒

材竹穀。纁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江南出柎梓薑桂金錫。連丹沙屏瑇瑁珠

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

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綦置皆中國人民

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

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

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

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

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

道之所符。而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

服牛駕馬以通遠窮浚。所以交庶

物而便百姓。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為舟。

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澹古澹農用。開均輸

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

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

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

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管子曰。國有十

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其上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澹。

溪壑。汎論曰：雷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實。漏卮。王符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

能實。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

殷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秦族訓曰：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

高帝禁商賈，不得仕。

官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策錢黃金一斤，而不執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四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排困市井。

排困市井。

官為吏。顏師古曰：欲令務農也。

坊。

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况上之為

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

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

劉向曰：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

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俗。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害將起。而國家將亂云爾。司馬遷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也。如日月。親君若父母。梯階也。詩曰。無拳無勇。職階。

為亂階。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籠。包舉也。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如淳曰。縣官。天子也。張晏曰。不敢斥言天子。謂之縣官也。商賈無所牟利。如淳曰。取也。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為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

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工音効其功古者民受

田有賦有稅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

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周禮曰司稼掌

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民與其

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

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

平其典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

人女功之事齊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

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今釋其所

之以供玉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音

者郡國或令平聲使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

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練蜀漢之布也

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平農民重平聲苦

女紅工音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音發音闔

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司馬

貞曰騰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騰躍則商賈古音

侷利自市行貨曰商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

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古音姦吏收

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

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去聲利而賈古音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音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

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

為大饑。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

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

音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

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

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韓嬰曰。王者之

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

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故三年耕而餘一
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適。故三年耕而餘一
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
水旱而安百姓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
以樂。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
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主術訓曰：夫天地之
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
年之蓄，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
有九年之儲，雖冷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
亡也。故國無九年之儲，謂之不足，無六年之
積，謂之閔急，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乏。故有仁
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
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彼貪主暴君，撓

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草萊不闢，
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草萊不闢，
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
能澹也。古澹字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
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
梁簡文帝曰：九年之水，不傷
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故衣食者民之
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
也。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
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
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
不農，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詩云：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

管仲以權譎伯音霸而范氏以強大亡管仲傳曰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晉世家曰。定公十五年。趙鞅使鄆邾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繹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

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

甄陶而伊尹不為庖韓非子曰。歷山農者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壇。舜往漁。暮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暮年而器以牢。殷紀曰。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

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

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

侯也。汝漢之金。織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

鈞羗胡之寶也。夫音扶中國一端之縵音漫之

溺無百金之積。躒音躒音之徒。無猗頓之

富。長沮桀溺二人。楚隱者。南華經曰。柳下

惠之弟。名曰盜躒。盜躒從卒九千人。橫

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

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

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

之。史記正義曰。按躒者。黃帝時大盜之名。

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

盜躒。許慎曰。莊躒。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為

富。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

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得焉。朱公告

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字。於是乃適兩河。

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

可計。贊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

故曰。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音古音之富。

故君子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音詐。工

則致罵。內懷闕音闕音而心不忤。闕闕。私是

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

衣裳。故伊尹高逝遊亳。音而女樂終廢其國。

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

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亳

之游。女工文繡。纂紐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

國。夫桀之國。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

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

中去聲牛馬之功。鼉音鼉音貂音旃音罽音不益錦

綈音之實緇也。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

象出於桂林。此距也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

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音百倍。其價一也。

一挹而中去聲萬鍾之粟也。中當夫上好去聲珍

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

以王者不珍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

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

而已。韓嬰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

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羨饒也。富國

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本經訓曰。舜

滔鴻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

通流。四海溟涔。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

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

注東海。為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千金

書曰。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

逆流。名曰洪水。禹乃決流。疏河。為彭澧之漳。

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渠

書曰。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

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

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璽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致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捷。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商紂暴虐而有孟津**。盟古作津。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擣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嚮搖。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愉樂也。當此之時。道路

罕行市朝。生草。本經訓曰。振困窮。補不足。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耕不強

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以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齊俗訓曰。神農之法曰。夫

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公孫鞅曰。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韓嬰曰。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

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蠶，絲也。自古及今，不施而得

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主術訓曰：耕之為事也，勞織之

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

於耕織，萬民之所能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音卓、薊音計、趙之邯音寒、鄆音單、魏

之温音止、軹音韓之滎音螢、陽、齊之臨淄音緇、楚之

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去聲海內，

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去聲

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

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

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貨殖傳曰：夫用

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

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

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音紫

窳音庾偷生。徐廣曰：此窳，苟且墮賴之謂也。好

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通作

殫。盡也。朝歌暮戚趙中山帶連屬也。大河纂集也。

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音錯於路。諸侯

交於道。然民淫好去聲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

不修。男女矜飾。家無丰筭。鳴琴在室。是以楚

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去聲本稼穡。

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顏師古曰。編。列次也。編戶。列名籍為

庶人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也。故利在自惜。

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

鳩也。左傳曰。魯昭公十七年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為名。言何

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

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

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

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

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氏。民者心。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

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故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

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

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升音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音台不可勝升音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澹。古瞻字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調和也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音卓茅屋不翦。衣去聲布

褐飯。上聲土硯。音堂刑韓非子曰。堯之有天下也。雖逆於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

裘。棗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銅。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精神訓曰。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楠不斲。素題不斲。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藜藿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俶真訓曰。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注鑄音注金為鉏。音鋤埴音音埴音音為器。工

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見錯曰。夫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是故各安其居。樂音洛其

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

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織

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恠。鑽山石而求

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

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目無常主曰眩。亂也。徒

邛渠容切笮音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

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音力

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

利禁則及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

資。死無轉尸也。轉棄也。詮言訓曰。為治之本。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

足用。足用之本。在於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於去載。主術訓曰。食者。民

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

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境高下。各因其宜。

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

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

昔季文子相去聲。魯妻不衣去聲帛。馬不秣粟。

魯世家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

文子廉忠矣。說苑反質篇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鹿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又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他慙而退。孔

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蟋蟀

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管子曰

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

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

黼音甫黻音弗則女紅音二不施，故工商梓匠邦

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

弦高飯牛於周。人間訓曰：秦穆公使孟

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

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宰相與謀

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也。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

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

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

也。遂以其屬徒五殺貨車入秦。臣術篇曰：東夷終身不反。

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殺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

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焉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臣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

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公輸子以規矩

子名班魯之巧人作雲梯之械以攻宋者規者所以圓萬物者也矩者所以方萬物

也者歐冶以鎔鑄音注吳越春秋曰越王允也

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

秦容薛燭善相劍越王取豪曹巨闕魚腸等示之薛燭皆曰非寶劍也取

純鈞示之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

其光如水之溢塘其文色渙渙如水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鈞也取湛盧示之薛燭曰

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劍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

謀則去之他日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吳公于光弒吳王僚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音敵

塉音慙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

衍少者不獨饑。韓嬰曰：聖人剝木為舟，剝木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

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

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

飢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若各居其

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音祝，銜齧，賣也。胸音劬鹵

魯音之鹽不出，旃音壇罽音計不市，而吳唐之材

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音升食。

麻以時，布帛不可勝音升衣也。斧斤以時入材

木不可勝音升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音升食。

周書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郟，謂

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

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不為靡泰，

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為愛費。山林非時不升

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

成魚鼈之長，不麝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

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騫，土不失宜，土可犯，

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

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故凡天地

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且罟不得布於野。
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
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鷲卵
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菟不期年不得食。
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原。飛
鳥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雍季曰。焚林
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
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

卓音

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

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雖雕文刻鏤

陋音

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

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

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

和去聲

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

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

音罽

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鹽鐵論卷之一

鹽鐵論卷之二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

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為國

有地以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若干步畝之數。

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趣耕發草立幣口去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知聲者有百人之

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說文曰厄塞也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

之日也風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

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

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

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

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

形也貨殖傳曰古之在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欲

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此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

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

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

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

之後禮誼太壞上下相肩國異政家殊俗者

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
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
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
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
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嗆菽
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
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
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古之
寒之患。其教自上興。詠法度之無限也。古之
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
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去聲同功。不相傾也。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
盡物也。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
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

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
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
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
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
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
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
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
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坊記曰。子
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
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
不漁。食時不力珍。大
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
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
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侯
玄曰。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
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
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董仲舒曰。繼
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夏后

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

極而衰。終始之運也。司馬遷曰。物盛則衰。
時極而轉。一質一文。

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

禁。則姦貞並行。夫音扶臣富相侈。下專利則

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音潮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

易無。抱布貿音茂絲而已。貿。易財也。交互之義。後世即有

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音朔變而

民滋僞。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貝。食貨志有
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

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
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

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
大錢。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

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
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

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
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於民間也。

夫音扶救僞以質。坊古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

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

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

也。精神訓曰。以湯止沸。沸乃不止。上好禮則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上好去聲。禮則民闇飾。上好去聲。貨則下死利也。孔子曰。下之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管子曰。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治亂。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音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

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

天下。食貨志曰。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

錢令。使民放鑄。吳王傳曰。吳王濞者。高帝

兄劉仲之子也。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

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

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

益饒。佞幸傳曰。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以

擢船為黃頭郎。文帝悅焉。上使善相者相

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

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以鑄錢。鄧氏

錢布天下。其富如此。食貨志曰。吳以諸侯

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

禦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
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
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音洛其後稍去

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音朔易

而民益疑。食貨志曰。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

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因有司

言。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

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

三下。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今

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

諸金錢罪皆死。而使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吏。近

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

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音古以美買

茂音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

滋益甚。夫音扶鑄音注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

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

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

不郭。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叢談曰。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賈一作而藏之。

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扶音權利之處。必在深

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

鐵未籠。布衣有胸音。邴音人君有吳王。皆

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

賑澹古瞻字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

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

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貨貸行賈。徧

郡國。邴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

曹邴氏也。或曰。以興富于臨胸。故曰胸邴。

吳王傳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漢則招致天

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

國用益饒。漢紀曰。孝景三年春。吳王濞反。

初上為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

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

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

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齊人鄒陽

淮陰人枚乘。皆遊吳。數諫不聽。於是楚趙

有罪見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使者自見

膠西王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

南越。北連匈奴。伍被曰。吳王賜號為劉氏

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

千里。采山銀。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

陵之水。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

與七國合謀。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

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

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夫扶音不蚤

夫扶音不蚤

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反質篇曰。魏文侯御廩焚。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

禮立則民化上。若見郵湯武生存於世。無戶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

桓專魯。六卿分晉。聖賢羣輔錄曰。仲孫穀文伯。叔孫得臣。莊叔。季孫行

父。文子。皆魯桓公之會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趙無恤。襄子。范吉射。昭子。智瑤。襄子。荀寅。文子。魏多。襄子。韓不信。簡子。此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實弱晉國。號曰六卿。不以

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音助。音丙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

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列音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音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音。

邴音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

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其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音健。戶鑰曰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坊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黃繡子曰：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王問於呂望

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詩傳曰。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歛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遠去聲浮利。務民之義。義

澹古贍字而民用。以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

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

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

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

各有所便。王制曰。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

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

其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

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音疲於野。而草萊不

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

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踐更

者多不勘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

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

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

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

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日也取庸

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

道次發僦音就賃也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

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

音丙也復古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

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

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

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為去聲利

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去聲朋黨禁淫侈絕

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去聲

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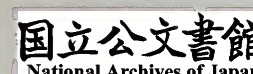
藏去聲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

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去聲欲擅山海

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注音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音

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音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古澹字不給。食貨志曰。元狩二年。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率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空郡國倉廩以賑貧。今陛下繼大



功之勤。養勞勸音之民。此用麋齋之時。釋名曰麋

煮米使糜爛。粥。淳於糜。粥粥然也。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

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

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

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太父。民良望

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

之士。乘傳去聲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

之風。冊通作策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如

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駟傳。急者乘一

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今公

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

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雜言曰。太公田不足

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二年不知。軫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

智伯。厨人亡炙。饗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

者亦忘大也。秦族訓曰。夫徹於一事。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以廣應也。秤薪而爨。數

而未可以治大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之高也。

坎井之鼃。音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披上聲

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音賀之商。不知猗頓

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

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

四夷。地濱通作瀕。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

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

崇。作邑于豐。指武篇曰。文王欲伐崇。先宣

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

畜。有不如今者。死無赦。崇人闡之。因請降。周紀曰。崇侯虎。諂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

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武王繼之

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周紀曰。武

業。東觀兵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紂。不敢自專。

遂與師渡于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

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奔周。

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于戈。以戰。紂軍潰畔。紂死。周書曰。周車三百五

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

敗。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遷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

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

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
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
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曹沫棄
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曹沫棄

三北之耻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

立霸功。汜論曰。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

足不旋踵。芻頸於陣中。則終身為破軍擒

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柯

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

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

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

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

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

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縲紲之中。立齊國之

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

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

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

賢之數也。魯仲連曰。效小節者不能行大

或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

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

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

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

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
曹沫為魯君。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
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
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
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
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
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
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
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
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忍小

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爭流。名與天壤相漱也。故志大者遺小。

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師望。師尚父。太公呂

也。望。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音于。匈奴

酋長曰單于。單于。廣大貌。言象天單于然也。故未遑扣扃之義。

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文學曰。鸞雀離巢。宇而有鷹隼。音筭之憂。坎井

之鼃。音蛙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

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

翼。而趙高沒淵也。張子曰。李斯族誅。卒擊於鷹隼。趙高車裂。終斃於鼠

蛇。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

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

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眾不能畢。

而以百萬之師。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

且數音朔戰。則民勞。又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

苦。而拘儒之所憂也。伍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

書。滅聖。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

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

野流血千里。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上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韓成曰。夫秦嘗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上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去聲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

以澹。古贍字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

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

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

憂也。蔡澤曰。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

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

雜事篇曰。魏文侯出游。見

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夫李

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初危切新穀熟者。舊穀

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

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

之有長短也。呂氏春秋曰。冬與夏不能兩刑。

穀。麩。果實繁者。木必庠。天之數也。叢談曰。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熹夜商鞅峭法。長音利。秦人

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掌。兵攻取。楚人

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

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合集也。成也。亂也。秦族訓曰。商

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吳起為楚滅
爵祿之令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
用兵也天下之善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
刀筆之法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
楚習於行陣之事而惡音烏在利用不竭而民
不知廟戰之權也冊通作策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
於內謀也籌也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
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
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
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

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音亡春秋曰未言

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

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音脚古本作

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負子

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禪讓

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

無周呂之鑿枘音則功業不成左傳曰子

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
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
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
辭令禪讓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

二世而奪。刑法志曰。凡兵者。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暴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爭城殺人。盈滅。爭地。殺人盈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先

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刑既嚴峻矣。又

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音朔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刺音郎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柶。音菑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

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

能存亡國也。詩傳曰。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

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

者。應之曰。然。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

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

上古之為醫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管為

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

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

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

柎。俞柎之為醫也。搦腦髓。束育莫。炊灼九竅

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

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

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

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

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掩目而

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

然。入訖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

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

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

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

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

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訖之。先造軒光之竈。八

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

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

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

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

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

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痾痾。不可救藥。甚之

之辭也。下蔡威公曰。病之將死也。不

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

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

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許慎

曰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司馬

貞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

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是以戰勝攻取并

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

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

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

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扶音蓄積籌策

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

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

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

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

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

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

身死而衆敗王符曰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

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

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

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此

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此

所謂擊胸之知去聲而愚人之計也擊手足曲也胸臆曲

也。夫扶音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

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人在上則民

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齟齬。纏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迎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去聲

之士。闢音達茸音戎之所惡。汗音也也。詩解曰。戚施。也。李善曰。闢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

也。李善曰。闢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也。以爲闢茸。劣也。呂忱字林曰。闢茸。不肖

也。鄭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說林訓曰。駿馬以材死。直士

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尊賢篇曰。陽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

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蹠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

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

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

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

原於頃襄公伯索。愬子路於季孫。屈原傳曰。屈原

者。名平。楚之同姓。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勤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

也。其存君興國而後又復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今尹子蘭之太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論語曰。公伯寮愬子。公伯寮。吾力猶能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魯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季孫。魯大夫也。夫音扶。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去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音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音疵。

慈說文云病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孔子曰。事

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繆稱訓曰。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幸之有。不高而勿矜。

勞而不伐。位尊而行去聲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大禹謨。帝曰。汝惟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也。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

刑。以虐戾為俗。欺舊友以為功。刑公族以立

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

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

罹其咎也。秦策曰。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

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

近法及太子。黜削其傳。暮年之後。道不拾遺。

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

特以強行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

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

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

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

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

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

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蘇秦合從。音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

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

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要略曰。

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

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

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

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

稷。故縱橫修短。生焉。韓嬰曰。君子行不貴苟

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

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節

篇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其子

諫不聽。囚箕子以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

之親戚也。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

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

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伍員相

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伍員相

闔閭以伯音霸夫音扶差音去不道。流而殺之。唯范

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

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

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霸。

越絕書曰。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

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

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

慘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

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

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

之志也。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雜

篇曰。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

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

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

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

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

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

墨。時田單為即墨。今惠樂毅善用兵。田單

不能詐也。欲法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

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

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

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人。臣盡節

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人臣盡節

鹽鐵論卷二

三

以狗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

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

而死。蔡澤曰。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

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

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率擒勁吳。令越

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泥

論訓曰。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

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驕主背

然而身伏屬鏤而死。屬鏤利劍也。

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蹇重曰。有命之父母。不知

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

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宋世家曰。王子

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

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吳

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劍。遂伏劍而死。吳王

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子

胥因隨流揚波。成濤激岸。隨潮來往。應劭曰。

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楹形。非輕犯君以危身。強

名也。憊。音。但。音。姐。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

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

陸子曰。郁

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

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

也。

繆稱訓曰。人為之。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

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

世宗本紀卷二

世宗本紀卷二

世宗本紀卷二

世宗本紀卷二

世宗本紀卷二

世宗本紀卷二

世宗本紀卷二

世宗本紀卷二

世宗本紀卷二

世宗本紀卷二

世宗本紀卷二

世宗本紀卷二

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
 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
 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
 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
 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
 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
 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
 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
 絕。四方歸之。以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
 公子卯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
 衆。故諸侯畏其強。而不親信也。籍使孝公遇
 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
 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
 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
 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
 後世思之。蒞芾甘棠之詞。是也。嘗舍於樹下。
 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氏

鹽鐵論卷之二

鹽鐵論卷之三

鹽鐵論卷之三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公羊

傳曰此陳係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

鹽鐵論卷之三

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者乎。招之有罪。言楚之托招以滅陳也。顏師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故臣罪莫重於弑

君子罪莫重於弑父。趙武靈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

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日者淮南衡山修

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

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

謀叛逆。誅及宗族。淮南厲王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

淮南王。次為衡山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辯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

書。召見。安曰。皇帝重之。詔使為難。難。自旦受誦。口早食。已上愛而。被之天下。左

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及諸儒大

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數十篇。號曰鴻烈。鴻太也。烈明也。以為大

明道之言也。司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

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

仍父子再失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

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

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

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

殺之乎。

晁錯傳曰。晁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

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晁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

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

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素

盜進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

之間。名且惡。音之。而况為不臣不子乎。叢書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名。曾參

過車然。勝母之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

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論語曰。陳成子

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亂。孔子曰。事君可貴。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精神訓曰。晏子與崔子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苦君厚賂而止。

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死。若夫音扶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亡恐也。

誦其文而行音去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

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夏紀曰。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

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

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岳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稽首。讓於契。后稷咎鯀。舜曰。汝其往視爾事矣。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左傳曰。初曰

李使過巢。見巢缺。搗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極。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扶音以以璵音番之玼音此而棄其璞。以一人之

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淮南子曰。夏后

史記卷之三

之璜不能無考。明。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月之珠不能無類。

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為萬世慮也。

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鄭世家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泥論曰。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賈秦為功。晁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晁錯傳曰。晁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軍上書言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後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意。諸侯強人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可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人臣各死其主。為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也。

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

揚。解揚曰。天下方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
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
手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
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
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
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
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
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
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
爵之為上卿。故
後世言霍虎。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

音扶

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

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音霸王之資

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

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

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

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

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

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

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
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
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
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
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
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田乞卒，子常

代立。是為田成子。相簡公。復修整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膠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木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范睢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韓非子曰。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故曰。財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說山訓曰。木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

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今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如淳曰。如雲而轂擊於行。言其衆多也。

道。顏師古曰。轂擊言車。攘公法申私利。跨山

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

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

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姓衛。輿服僭於王公。

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

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臨淵釣魚。

放犬走兔。隆豕鼎力。蹋音達鞠鬪鷄。蹋鞠以革。為圈囊。實

以毛髮。蹙蹋為戲。劉向別錄云。黃帝造以練。武士者也。左傳曰。季郈之鷄鬪。季氏芥其鷄。

郈氏為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紙於堂上。鳴鼓巴

飲音俞作於堂下。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列

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云。巴飲。二州名。其人善舞。或曰。飲水之人善歌舞。漢高帝伐秦。巴人從軍。歌舞陷陣。高祖采其聲。後人因加此字。一曰。吳歌曰。飲。婦女被羅

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

戈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

解音懈怠。何者。已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

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

德而子孫封。周公相去聲而伯禽富。琴操曰。文王以

紂時為岐侯。躬脩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紂為無道。刳胎斲骨。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傳曰。文王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明堂篇曰。昔殷紂亂天下。晡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成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相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奉使篇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傳去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

海。况之妻子乎。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故夫貴於

朝。音潮。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

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

戶之列。而望卿相。去聲。之子孫。是以跛音避夫

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千

金之寶。不亦虛望哉。韓嬰曰。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

無吞舟之魚。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

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

祿以養去聲其妻子而已乎孟子曰禹稷當平

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飢

之也稷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

以如是夫扶音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其急也夫扶音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事一人

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

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

行其義非樂音洛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

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為文

魏成子所以為賢也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

公孔子曰可以為文矣魏世家曰魏文侯謂

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

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

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

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

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逆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

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

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

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

耳目之所觀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

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

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

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

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

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

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

孟子卷之三

九

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為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音潮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音避夫而望疾步也。管仲傳曰。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

刺復第十

大夫乃為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音冲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泊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侯周召而

望子高

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郎顛曰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

召作輔是以能達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高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至

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益行乎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

不顧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

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

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

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

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

也自千乘去聲兒寬去聲以治尚書位冠九卿

兒寬千乘人也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

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與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

音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

拾遺記曰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樂顯於

當世燻目為瞽人以絕塞眾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孟

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修務訓曰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當世之工匠

不能調其鑿枘音芮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

變舊律是以鑿枘音芮刺音郎戾而不合聲音

泛越而不和夫音扶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

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韓非子

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是以曹

丞相日飲醇酒曹參世家曰參始微時與蕭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無所變

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

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

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視事來者皆欲有言至

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必有所言復飲之醉

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

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

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

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百姓歌

之曰蕭何為法顛居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

失載其清淨兒大夫閉口不言兒寬傳曰寬

民以寧一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為人溫

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

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去聲其政察察察察可

以為匹夫夫扶音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

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

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

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

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

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

而無功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曰夜不

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韓非子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呂氏春秋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

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主術訓曰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

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

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智者則天下不足有也桓公之於管仲

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

殆哉雜事篇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

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

事昔周公之相去聲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

之士。是以俊又滿朝。音潮賢知。去聲充門。傳曰。周公踐天

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二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性矣。子無以魯國

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

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文強

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

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

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

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

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人。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

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

諸侯卿相去聲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去聲

天下之士哉。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

也。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

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

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呂氏春秋曰。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劉向曰。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

泰族訓曰。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今四岳舉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

孔子曰。以富貴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

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

雜事篇曰。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

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生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曰：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詩序曰：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飯食，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子曰：臧文仲其猶位

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王逸曰：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蔽賢妬能，自高其知。去聲訾

音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

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詩傳曰：楚莊王聽朝

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

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
娛。今沈今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
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
之言告沈今尹。今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
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
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
我所之。樊姬之謂也。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
蔽善者。國之讒也。列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主術訓
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說林訓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
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

曰。太公相去聲文武以王去聲天下。管仲相去聲

桓公以伯音霸諸侯。要略曰。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殺殺無

止。康梁沈酒。宮中戒市。作為炮烙之刑。刺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纘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探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齊世家曰。桓公既得管仲。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會諸侯。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虵音蛇遊霧也。韓非子曰。飛龍乘霧。霧而龍蛇與蟪蝻同也。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權重位尊也。叢談曰。騰虵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

水而驚處地宜也。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孫丞相去聲以春秋說音稅先帝。遽即三公處。

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

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

公孫弘傳曰：弘為人恢奇多聞。嘗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飯。覆以布。

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飯。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

惡賓。不逢故人。食貨志曰：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吏益慘急。而法令

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

為天下先。然而無益於治。修務於功利矣。

博士褚泰泰平準**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

傳去聲**巡省郡國**漢武紀曰：元狩六年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

姦。農傷而未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度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諸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舉

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

漢紀曰。元朔元年冬十有一月。

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擁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夫附下周上者死。附上周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得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勸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也。當免奏可。

遷官爵或至卿大夫

班固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

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開。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響。異人並臻。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殫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走今。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

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閤。協律。則李延年。奉使。則張騫。蘇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非特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

篇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日指氣使。以求臣。則斷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刃。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後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周紀曰。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呂氏春秋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然而未覩功。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業所成。殆非龍虵音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

音洛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顏淵曰。鮑

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韓非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劉峻曰。

薰蕕不同器。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

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

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

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

士麋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

溪熊羆之士隱。平準書曰。武帝之時。嚴助朱

淮之閭。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

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

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

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罪。選舉凌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

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始也。尚書中侯曰。

呂尚鈞磻溪。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六

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

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

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

以漁。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

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涇淮造渠。以通漕運。

五經言卷三

三

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通作諸利富者買爵

販官免刑除罪賈食汗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者禁固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

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

大遂從嗜欲迺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

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蕭望

之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

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

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

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

以興兵擊之誅者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

過半然後衰止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憖音急之

臣進而見知廢格音之法起平準書曰吏道

難而多端則官

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

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

生而廢格且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

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

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

令明察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為放

縱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杜周減宣之

謂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温舒之徒以鷹隼擊

殺顯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

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

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

毛摯為治徐廣曰摯烏將擊必張羽毛也其

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

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五經詩卷三

三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

齊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當此之時。非一小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

潘音敏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

秦紀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騮耳。驪騮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荀子曰。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

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孔。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扶故輶

音韶。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輶車。輶。遙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

本作翹車。逸詩曰。翹。聖德仁義。無所施之。武指

翹車乘。招我以弓。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

綏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

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

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齊宣之

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齊宣之

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詩傳曰。孟子說

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

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

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琴

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

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

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

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

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

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

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

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

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凋世者歟。尊賢篇曰。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

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

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

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

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

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

古者驕騮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嫱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齊策曰。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臣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云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騮驎。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君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及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及潛音敏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齊世家曰。潛王七年。十二年攻魏。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六年。齊君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

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二十六年王為東帝。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

諸侯合謀而伐之。齊策曰。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喧者。正議。閔王斲之。檀

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

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輿一乘亡。達子收

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十乘博昌之

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羸博之間。地坵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

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坵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

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雜

事篇曰。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

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

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歎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

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

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

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故齊閔王雖王建聽流說。信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反間。諫音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

為秦所禽。通作不亦宜乎。齊策曰。始皇嘗遣

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謂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死。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

牆受書。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齊。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竊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世家曰。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

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

要平穆公始為苟合。信然與之伯音王去

何言不從。何道不行。孟子傳曰。伊尹負鼎

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故商君以王道說

孝公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

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

卒以顯名。衛鞅傳曰。公孫鞅聞秦孝公下

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

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

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

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

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

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

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

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

景監曰。汝客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

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
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
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待，且賢君者各
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色色已待十數年而
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大說之
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
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死變法之令。孟子
傳曰：騶行嗜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
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
消息而作在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
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
之，至於無垠。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
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
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
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
如此。鮑焦曰：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突
行也。上不己用而行之不已者，是毀廉也。

行爽廉毀，然且不
舍。感於利者也。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

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呂氏春秋曰：良劍期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鑿鑿。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

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

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

晉文公曰：直而不枉，不可與長往。方而不

圓，不可與長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

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

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

而稱之，猶甃音壁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

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

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

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

也。春秋曰。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

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

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

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鄒公者。通乎夫人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

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

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

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

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

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

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

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

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

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

爲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繆稱訓曰。行險

鹽鐵論卷三

三

林者。不得直道。汜論曰。調寸而伸尺。今

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

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

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

知明君也。許慎曰。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

其道。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孟子

曰。百里奚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

而相之。可謂不智乎。二君之能知伯音霸王，其冊通作策素

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

而以成伯音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音潮

不易其俗，而成千乘去聲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公曰：齊桓

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布

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叢談

曰：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

君之祿。尊子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圖

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魯公殺子赤，叔聃退而隱處，不食其祿。節士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

長曰過，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

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

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

君。君子曰：能守節矣。若義嗣也。誰敢干君有

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

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過曰：今若是作

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適之子曰王子光。號曰
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
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
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
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
子。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亂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終身不入吳國。故
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
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為義。以其
不殺為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左
傳曰。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
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人公冉務
人曰。若君命可使。非若命何聽。弗聽。乃入殺
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
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
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耳。殺也。弒則何
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曰。公弟叔肸。賢之
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

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
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
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節士傳曰。魯宣
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
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
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
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
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
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孔子
曰。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
不遊。覆巢毀卵。則鳳鳥不翔。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容。効死不為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
枉道以求容也。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石買曰。衞文不貞。衞士不信。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鄒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私行義

不入也。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邑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

季氏為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

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

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音子

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

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

以求容。惡音鳥在其釋事而退也。泰族訓曰。夫聖人之

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

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

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

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

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

其道。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

也。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

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

濫于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泰族訓

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安

也。許慎曰。管仲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劉向曰。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

音洛。貴德篇曰。聖人

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主術訓曰。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托身者。明主弗樂。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蓐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

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故民流沈溺而不救，心而樂之，國無哀人。

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

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申鳴曰：始吾父

扶音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食其衣食，饑

寒者，慈父之道也。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

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

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怨而後教，是堯德也。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今子弟遠勞

於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

冊，通作茲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音

以澹，古澹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去聲爲

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恤在

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

未可爲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

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杜稷危也。

賈生曰。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鸞。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音扶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音賽自至。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

安。故使廷尉評古本平等問人間所疾苦。拯

恤貧賤。周澹古澹不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故廷

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顏師古曰。前為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

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

淵修務訓曰。所為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

未之端議。何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况國家

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扶音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

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

成原道訓曰禹之决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扶音不

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

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

適足以敗之夫扶音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

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感者終必衰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六本而萬物理。

而重立始。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

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

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種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

明者必破衆庶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雜言曰鍾子期死而伯牙

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大夫曰吾聞為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為人

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

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

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

為其隳音灰先祖之所為而揚君父之惡也。

春秋曰。夫人姜氏。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

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也。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

之。不如勿。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

居而已矣。

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王之德乎。

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

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去聲者隨世而制。趙

靈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

時不同。宜。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

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

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漢

武帝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

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

孔子曰。麻冕禮

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

俗而不偏宜。沈論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

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

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亡。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

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

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

曾定公序。昭

穆順祖。禰音米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



房以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

臣孝子也。秦紀曰。二世東行郡縣。還至咸陽

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上驪山。

驪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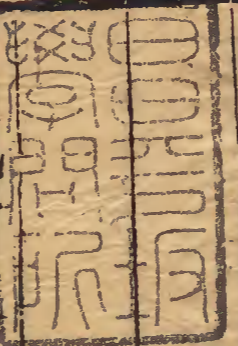
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為屯衛咸陽。今教射。狗

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今教射。狗

馬。會。田。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

粟。芻。日。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

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鹽鐵論卷之三

